

孙建江《一念一句》

一句一世界，一念一哲理

□郑春霞



《一念一句》(全2册),孙建江著,空西瓜、锅一菌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6月

拍马、阿谀奉承的浮夸风;“要想出人头地,得先学会攀附”(《藤》)讽刺的是趋炎附势者;“我们最讲风度了,因为我们从不拒绝与稻子为伍”(《稗子》),讽刺的是黑白不分、抬高自己而贬低高贵者的小人嘴脸;“我被人敲打,所以我攻击别人”(《钉子》),更是鞭辟入里地讽刺了“我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害人”的行为。这一句句简短而深刻的寓言,像一根根钉子深深扎进读者的心里。

下面这五则,与古希腊《伊索寓言》中那则著名的故事《狼和小羊》何其相似,同样的人木三分,同样的发人深省。“我总是喜欢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羊如何以其鲜美的肉引起了我们的食欲”(《狼(一)》)“侵略者?哪里我的话。在我肚子饱的时候,我是不会袭击羊群的”(《狼(二)》)“我可不是小人,我光顾鸡舍时,总是不忘先给鸡们拜个年”(《黄鼠狼(一)》)“我总是为那些被我吞食的的族类伤心地流泪”(《鳄鱼》)“我若不去挖,难道人家会把东西送上门来?”(《强盗》)狼与羊的故事,穿越数千年的时间,如今依然力透纸背,这些寓言可以视为是作者对经典寓言的致敬和传承,也是一种“故事新编”的有效尝试。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讽刺笔

法,如对鼠目寸光之辈,对碌碌无为之流,对自高自大者、因循守旧者、贪得无厌者、自私自利者、投机钻营者、虚伪狡诈者、恬不知耻者……都予以毫不留情的讽刺。讽刺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警世恒言,但因为较难把握叙事的节制,而较少在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出现。人不刺不醒,这是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正是这样的批评与揭露、鞭笞与启示,能够促进人类反思社会前进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念一句》担当起了社会批判与文化遗产的双重任务。

处世的智慧,温暖人心的力量

《一念一句》很短又很长,很轻又很重。短的是它的篇幅,长的是它的寄寓。轻的是它的体量,重的是它的思想。所谓纸短情长,言浅意深是也。恰如《红楼梦》中香菱所云,“念在嘴里,倒像是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为什么那么重呢?因为这每一句里都有一个世界,每一句里都浓缩着为人处世的智慧,每一句里都有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作者给万事万物正名,告诉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随波逐流,只需守住本心,做自己:“没有我,世界就一览无余了”(《雾》)“飘忽不定,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蒲公英》)

评论

一本书,把几代人的童年写成故事。那些故事写着现代都市看不到的童真,情节与细节满是浓郁的年代感。这便便是侯珏的散文新著《儿戏》。

读着《儿戏》,一个有趣的话题在我的脑子里跳跃着,我把这种感受概括为“儿戏的趣味与磁性”。在影像阅读盛行的年代,缺少趣味的文学,显然难以培育出足够强大的受众群体,文本若能兼顾有趣与有益,则会生出强大的磁性。撇开文学的严肃性与通俗性之辩不论,文学的趣味性追求无疑是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话题。网络语言曾被人搬出各种理由强势打压,可那些文字以近乎疯狂的态势野蛮生长,就像春天的种子,即使是干旱到遍地裂缝,只要生命成活的基本条件尚存,终究就会长出蓬勃的生命绿意。文学的趣味性追求如今正在走着同样的路径,若往历史深处看,“娱情养性”与“兴观群怨”的内核是相通的。那么,又有什么能比“有趣味”更能将日常阅读转化为娱情养性的自觉?

文学的趣味性自然是个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化的存在。《儿戏》的趣味性首先来自题材。“儿戏”虽不算重大题材,但却覆盖最广、年代感最强、趣味性最大的题材。生而为人,谁能忘记童年的故事?代际更迭,谁的童年与其后代童年不是隔着个20来年?这20来年的时空跨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没有年代距离。人生在世,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美最烂漫、最趣味横生的日子,恐怕也大多集中于童年的故事里。人类已经从古典传播时代,走过信息化时代,走向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游戏,在某一地域、某一时段玩起来,一打听,另一地域、同一时段似乎也有人在玩。这种情形放到当下人工智能时代毫不奇怪,可回到“交通靠走,传播靠吼”年代,又在山隔水阻的大农村、大山区,再强大的想象力恐怕都不好使。《儿戏》所写的那些游戏,只要是在上世纪60-80年代山乡农村度过童年的人,就一定容易产生强烈共鸣。

作者在本书的“引子”中说:“在农村地区,有一条隐秘的路,让远古祖先的造物本能经过祖祖辈辈的接力传递下来,最后以玩具的形式附着在了子孙后代手上。而那些小玩意儿,那些游戏,不仅在无形中弥补了横亘在人类代际之间的心灵鸿沟,还能为孩子认识自然、掌握生存技能、预习和融入成人社会,提供了充满乐趣的‘人生脚本’。”这无疑为作者关于儿戏的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本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把这种思考转换成了文学的表达:把儿戏写成故事,在童年游戏故事的叙写中,深情打量滋养我们成长的乡土,把那些行将遗散在时间荒野的文化金子挖掘出来,让它们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新时代熠熠生辉,直至成为一束照耀着我们前行的光。

任何一类题材,要想将它写出一种趣味来,呈现内容的构思与技巧,就十分重要。《儿戏》的追求,是力避儿童游戏玩法的枯燥说教,努力让儿童游戏玩法诠释在有趣的故事情节里,又有有趣的故事在乡土土壤里自由地生长、茁壮成长。于是,我们从《儿戏》中读到的,就不仅仅是游戏的“好玩”,更包括那些既有鲜明时代特征,又不乏童真个性的鲜活人物。

“脑子里总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的阿江就是其中一个,为了实现脑子里的那些想法,他甚至经常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他是书中多个游戏的重要角色之一,甚至称得上是主角。作者通过一个个儿童游戏故事叙写,成功塑造了阿江以及包括阿安、阿忠和“我”在内的儿童群像。因为有了这些儿童形象,游戏里的故事才生动起来,又因每个故事都是生动的,每个游戏又才是极有磁性的。

《儿戏》不仅要让童年小伙伴复活到童年的故事里去,还致力于把烂漫童真的隐性知识通过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呈现出来。要达到这个效果,仅靠写一群儿童是不够的,因此,父母、舅舅、叔伯等亲人长辈,都是书中看似并非故意去写,实则游戏叙写里表现得活灵活现的人物。家人、伙伴、长辈,都是那个年代里儿童游戏的探究者、尝试者、参与者。众人广泛参与游戏,才既会生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也能产生脑洞大开的可能。甚至还有事先并无科学指引,实则暗合科学原理的实证与创新;有看似突发奇想,实则竟是生产生活经验支撑下的技术突破。这些真实过程与细节记录,便让乡人的善良、聪慧、勤劳、俭朴跃然纸上。

时间荒野里的儿戏,纵然野蛮地生长在荒野,其根脉也深深扎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沃土里。“无论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只要有人在费尽心思谋生活,就一定会有人绞尽脑汁寻找乐子。这是因为,只有快乐之事能让人忘掉之烦恼,也只有愉悦之物能助人排遣去的恐惧。”要把40多个儿童游戏的工具与玩法写出来,需要去对这些儿戏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作者在此方面下了功夫。这功夫,不仅在于把童年的游戏场景复原,而且要把那些逐渐散佚乡间的儿戏里的文化内涵与源流根脉挖掘梳理出来,以简明的文字呈现给读者。《树皮喇叭》既有对树皮喇叭的历史渊源的探究,也有关于此游戏命名里的语言及其文化内涵的学理探讨,将学理表述转化为文学化的陈述,字里行间能让人感觉得到言辞背后那些厚重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传承与迎新的角度看,《儿戏》的意义,远不止于记录了作者家40余个曾经流行的儿童游戏,也不止于对于儿时游戏的真实记录与描摹。在对乡土文化深度挖掘基础上,创作一部儿童游戏题材专题散文集,其对于当今游戏火爆时代的儿童游戏研究与开发,对于当今儿童成长教育的研究,无不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作者系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教授)

儿戏的趣味与磁性

侯珏的散文新著《儿戏》

□吴言明



《儿戏》,侯珏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

短评

“东方小巴黎”的红色故事

——读隋荣长篇儿童小说《摩托车》

□杨铁钢

式,即泥鳅要将庞叔叔交给他的信件按特定的暗语转交给特定的人。这一特定的内容就决定了整部作品是一个悬念设置和悬念破解的叙事过程。隋荣在《摩托车》的创作中,围绕主题悬念(送信)进行叙事时,连设悬念,而其破解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随设随解;二是连设总解。

在《摩托车》中,作家接连设置了环环相扣的六个悬念,推动故事步步深入,吸引读者追读到底。小说,尤其是儿童小说,离不开讲故事。讲故事,忌平淡曲折。设置符合生活和艺术逻辑、规律的悬念,并设计出相应合理破解的故事、情节,无疑是检验和衡量作家功力、水准的重要标尺。《摩托车》使读者不难感知和体会到作家隋荣在悬念设置和破解悬念方面,既巧思妙构又自然天成的艺术功力和作为。正是这样的功力和作为,才使《摩托车》一波三折、险象环生,颇具儿童情趣、戏剧色彩和很强的可读性、感染力。

小说创作以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为核

心。精心选择、叙写鲜活、生动、有趣的细节,是塑造人物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摩托车》中,隋荣主要运用两种手法来表现人物。

一是用多个细节集中写一个人。泥鳅用脚踩住日本鬼子抛下的糖块,使劲地碾着。糖块硌得脚生疼,可他还在使劲地碾着,直到碾碎,体现出了泥鳅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大青马被爬犁撞伤后腿,泥鳅拽下身上的蓝背心,递给车老板。这个细节展现了泥鳅乐于助人的人格。泥鳅在江面上甩掉叛徒秦和的细节,写活了泥鳅的机智勇敢。

二是用一个细节来表现多个人物。扫雪是那个年代哈尔滨底层家庭孩子日常性劳动。一场两天两夜的大雪过后,泥鳅戴着手闷子(棉手套),在回廊的栏杆上,快速奔跑。田螺骑着楼梯的扶手上向下滑去,身后扬起一片雪雾。他的身子在扶手的尽头没有停住,一下飞了出去,跌坐地上,脑袋上的棉帽子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噗地一声扣

动态

“恰同学少年”大中小小学生共读《世界里的中国》

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和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恰同学少年”大中小小学生共读《世界里的中国》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艺,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出席活动并致辞,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大中小学师生代表以及媒体记者等近百人参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辉会见了与会人员,活动由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少总社党委书记郭峰主持,共分为“书映山河”“星火传薪

路”“风云砺剑心”三章,与会专家围绕图书内容、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创新以及2035年展望与使命一展开。

据悉,《世界里的中国》由中少总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并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青少年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郝振省、常绍民、马晓峰、王添森、马玉国、秦俊俊、马国仓、黄强等专家学者从图书内容切入,探讨这本书如何以时空为轴串联文明脉络,引领青少年纵览千年变迁中的中

国与世界,助力青少年了解国情,立下报效祖国的伟大志向。大家从儿童读物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以文明互鉴为经纬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如何实现教育工作者培根铸魂的责任与使命等角度出发畅所欲言。本书作者韩毓海分享了创作初衷,他谈到,《世界里的中国》是在世界的视角下,从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博大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起,引导孩子们了解中华文明发展的大逻辑。

活动中,中少总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和共青团北京大学生委员会共同签订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未来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对《世界里的中国》进行了现场共读分享。北京大学学生、附中学生和附小学生共同发起向全国大中小小学生共读好书的倡议,呼吁广大青少年积极阅读优秀书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教鹤然)

